

歷史與空間

連接中西文化的賽珍珠

■ 張桂輝



賽珍珠廬山別墅。作者提供

賽珍珠 (1892—1973)，是上個世紀著名的美籍女作家，也是一位才華橫溢、以中文為母語之一的美國女作家。1938年，她的小說《大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對中國農民生活詩般的描述」。10月15日，賽珍珠主題詩書畫巡展 (廬山站) 在廬山美術館開展。舉辦為期五天的賽珍珠主題詩書畫巡展活動，目的在於宣傳賽珍珠文學成就、弘揚賽珍珠慈善博愛精神。此前有消息說，為紀念賽珍珠誕辰125周年，其母校——美國藍道夫學院今年重啟了開設於1998年的「賽珍珠獎」。可見，賽珍珠是位經得起歷史洗禮的文化名人。

賽珍珠人生第一部作品——《也說中國》，是1922年在廬山自己的家裡創作的。廬山，是載入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名錄的「文化名山」，不單擁有秀色氤氳的自然風光，而且擁有豐富厚實的文化內涵。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在這裡留下一串串足跡的同時，留下了一段段故事。賽珍珠便是其中的一個。

賽珍珠廬山別墅，位於廬山東谷中四路310號。名甲天下的廬山別墅群建築，起源於1895年之後，相繼有英、美、德、法等15個國家，以及中國的一些名人政客，在廬山修建了636幢風格各異、保留至今的別墅，總建築面積達十七萬四千六百多平方米，形成蔚為大觀的別墅建築群。此外，因為名人、事件與別墅相連，建築、歷史與文化相映，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別墅建築藝術博物館」。

十多年前，有別出心裁者，創意開發的「老別墅的故事」，一度成為廬山風景區一個頗為熱門的新景點。那年八月，正在廬山探親休假的，為了「獵奇」，特意前去參觀遊覽。在賽珍珠紀念館裡，第一次見到端莊秀麗、年輕貌美的賽珍珠 (蠟像)，全神貫注地坐在打字機前創作。駐足其間，引發我許多聯想。此後，我每次「躍上葱龍四百旋」，都會像探訪老朋友一樣，安排時間，專程去看望她。前不久，重返廬山次日的下午，我又獨自一人前去拜謁……

在賽珍珠之前，中國被想像成神秘國度和萬惡之藪。中國人「總是拖髮辮、纏小腳、掛鼻涕，佝僂其形，卑劣其貌，所做之事，總離不了竊盜、強姦、暗殺、毒謀等等看了讓人毛骨悚然的舉動，於是歷年來，中國人就鑄成了一種不良的

影響，深深印入西方人的腦海裡，隨時會引起厭惡和仇恨。」賽珍珠通過小說創作，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1933年，她在《自傳隨筆》裡表示：「自從我生活在中國人民的中間的那時起，中國人民就是我的歡樂和興趣之所在。」並且坦言：「我厭惡所有把中國人寫成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願望是盡我所能地把中國如實地寫在我的書裡。」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賽珍珠自幼隨傳教士父親賽兆祥來到廬山。在她81年的人生旅程中，差不多一半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且都是在她人生觀形成、精氣神養成的前半生。因而，與中國結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對中國有著歷久彌新的感情。有資料表明，抗戰時期，當賽珍珠看到中國人民眾志成城、團結抗日的可歌可泣壯舉後，深信「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於是，她公開發表演說，強烈聲援中國的抗日戰爭……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廬山的奇峰秀水，給青年賽珍珠注入了不竭的創作靈感。賽珍珠因此對廬山念念不忘、情有獨鍾。她曾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我忘不了廬山那片神奇的土地。」賽珍珠始終把中國當成自己的祖國，並對中國充滿眷戀之情。遺憾的是，打從1935年回美國後，賽珍珠再也沒有機會重返中國。但她對中國卻依然初心不改。1942年3月，賽珍珠應美國之音、英國BBC電台之邀，用漢語廣播發表演講，鼓勵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在這篇題為《致中國人民的廣播講話》中，她充滿信心地預言：「將來戰事完結，我們必是最後勝利者。那時我們兩國，一東一西，要成為世界上民主主義的兩大領袖。戰後與戰時一樣，我們要站在完全平等地位。我們今天因戰事的需要，彼此逐漸地互相合作。將來太平洋時，我們必須照舊合作下去，因為只有中美的合作，才能造成一個完全自由平等的世界。」

賽珍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中國為題材的傳奇，其中包涵著浪漫的愛情、傳奇的人物、奇異的風俗等等，再加上她善講故事，能夠化常為奇，避常取奇，使得其中國題材小說形成了鮮明的傳奇風格。不過，20世紀50年代後，賽珍珠在她創作的《北京來信》、《梁太太的三個女兒》等中國題材作品中，卻流露出一些對新中國的偏

見。大概是這個緣故，在長達半個多世紀時間裡，賽珍珠本人連同她的作品一道，被國人緊鎖在抽屜裡、封存在倉庫中。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2010年，中國作家協會和廬山風景名勝管理局聯手舉辦了「首屆中國廬山國際作家寫作營」，20多位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台地區，以及海外知名作家匯聚廬山，用他們手中的如椽大筆，為廬山文化增色添彩、推波助瀾。不少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賽珍珠，有的為她「塗脂抹粉」，有的替她「歌功頌德」。全國第九、第十屆政協委員葉廷芳教授，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作品中寫道：「她一生幾乎把她可利用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沒有把它消耗在一個美貌女人容易蹈入的物質享受的浮雲生活之中。僅憑這一點，她就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了！」

賽珍珠不但深愛著中國，而且深愛著文化，乃至於把自己「嫁給」了文化，從而使她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賽珍珠不少作品，是以中國為素材的。她在大量的作品中，以同情的筆觸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勞、樸實的中國農民形象，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的家庭生活。無怪乎，先後有兩任美國總統，對賽珍珠讚譽有加。1973年，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森，在賽珍珠追悼會上，稱讚她是「一座溝通東西文明的木橋」；1988年，美國前總統布希訪華期間，在南京大學參觀賽珍珠故居時發表觀感時說：「我當初對中國的了解，以至後來對中國產生愛慕之情，就是受賽珍珠的影響，是從讀了她的小說開始的。」

那天，我來到廬山中東谷「國際友誼雕塑園」，但見三三兩兩的中外遊客，在賽珍珠塑像前，流連忘返，或緩緩移步，或輕輕拍照，忽地想起「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的名句。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帝王將相，都隨著時光的流逝而「俱往矣」。唯有文化源遠流長，生生不息。1962年，賽珍珠在一本傳記中，是這樣認定自己身份的：「一個中西文化的融合者、溝通者，正如傳記的名字『一座用來通過的橋』。」依我看，這是賽珍珠的謙虛。歷史表明，稱她為「連接中西文化的功臣」，一點也不為過。

書若蜉蝣

■ 葉輝

梵高與動畫電影

話說從2013年起，全球120名畫家聚集在波蘭的一個工作室，其繪畫出65,000張油畫，將荷蘭畫家梵高 (Vincent van Gogh) 的120張油畫加以演繹，從而製作出世上首部手繪油畫電影，名為Loving Vincent，或可直譯為《戀上梵高》，由曾習油畫的波蘭女導演高碧娜 (Dorota Kobiela) 執導，及由她與英國製片人曉治·韋爾曼 (Hugh Welchman) 共同製作。

高碧娜的動畫電影曾入選多倫多國際電影節，而曉治·韋爾曼的動畫《彼得與狼》(Peter and the Wolf) 曾贏得2008年奧斯卡最佳動畫短片獎，兩人組建團隊，從全球各地招募畫家，應徵者不僅要通過三天技術測試，尚要參加長達180小時的「梵高繪畫班」。

參與其事的畫家先將梵高的120幅畫臨摹，繼而逐幅修改，讓所有油畫動起來，再掃描及翻拍，其中最難畫的一個場景，耗費一位畫家140天，共980小時的時間才得以完成，此部動畫電影長約80分鐘，即每分鐘由12張手繪油畫組成；不過，已故的日本導演黑澤明早於1990年執導電影《夢》(Dreams)，此部電影由八個夢境片段組成，當中已嘗試在影片中融入梵高的畫作了。

《戀上梵高》劇情建基於梵高一生中所寫的800封信，以及過去梵高的親友曾接受的訪問，以勾畫出他一生中所經歷的事件，包括他創作多幅名畫時的情景，乃至他的自殺之謎；他做過幾份工作，從商店店員到傳教士，但都不長久，據說，他當傳教士之時，因過於激進而遭解僱；就在

1880年，他在父母施壓下搬到鄉間，心情極度抑鬱，那時寫信給弟弟提奧，自嘲在家中連狗亦不如；而他的畫風正處於灰暗階段，與其後明亮燦爛的色調截然不同。

與父母吵架幾次之後，梵高一氣之下跑到布魯塞爾去學畫，那才正式接觸藝術，當時他已27歲了，在往後幾年，他轉轉遷移往海牙及安特衛普，而《吃馬鈴薯的人》(The Potato Eaters) 就是在安特衛普時期創作的，也是從那時起，總對日本浮世繪風格的繪畫產生興趣。

當時的藝術圈子，有一條眾人默守的規則，就是要去巴黎，梵高也懷著憧憬的心情於1886年闖進巴黎文藝之地——蒙馬特高地；那個時期的巴黎，空氣飄蕩著浪漫而愉悅的氣息，他就將眼前所見的城市繪於畫布上：從高大的建築乃至精心打扮的巴黎女人，作品色調就明媚起來了。

就在1886年及1887年期間，梵高對照著鏡子，繪畫將近30張自畫像，他其時還不太懂得自畫的原理，只嘗試以相類似的角度與表情去創作；也有一種說法，他之所以繪有如此多的自畫像，並不是因為自戀，而是因為貧窮，實在沒錢請模特兒，那就乾脆自畫了。

也許只有繪畫始可激發他內心熱烈的另一面，他對巴黎厭倦了，在1888年就搬到陽光更熾烈、色彩更明艷的法國南部小城阿爾勒，在一間咖啡館租一個小房間當臥室兼畫室，那就是「黃房子」(The Yellow House) 了；他畫出「向日葵系列」，色彩非常濃烈瑰麗。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十月歌

序：十月，楓葉紅，杏葉黃，處處盡顯國旗色彩。十月，皓月升，繁星燦，萬家團聚樂滿懷。十月，習近平繼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新黨中央誕生，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人民笑眼開。十月，雙節一會，「三喜」齊登台，大喜慶，大歡聚，大勝利之月，史冊水銘載，邁進新時代。

十月藍藍艷陽光， 祥雲瑞彩舞翩跹。 桂花點點漫枝頭， 嬌雅多姿濃香甜。 十月豐收惹眼， 稻金果黃蓋田壟。 廠礦沐浴皆金輝， 天地和鳴嘆奇艷。 十月京城地鋪彩， 花海旗湖續紛展。 河山歡渡建國日， 城鄉樂奏鼓聲喧。	十月風輕銀月朗， 民俗觀燈夜不倦。 高鐵駕雲過千山， 送客億萬倍溫暖。 十月盛會現新貌， 全黨同心志剛堅。 新時代踏新征程， 豪情高昂寫偉篇。 十月秋風心爽朗， 捷報頻來盡開顏。 美麗家園喜事多， 繁榮中國吃世歡。
---	--



遊蹤

■ 吳翼民

尚白水洋

福建屏南有一個藏在深山深處的絕妙景點——白水洋。在重岩疊嶂的群山間忽現一大片平地，那平地居然是一整塊碩大無朋的石頭，達數萬平方米，承接著群山瀉落下的山澗水，形成淺水景觀，常年活水泱泱、波光盈盈。

山頗見氣勢，植被蔥蘢，一片蒼翠。電瓶車彎彎繞繞馳於峰巒起伏的山溝，再步行一段山路，眼前豁然開朗，乃知天下獨此奇觀的白水洋到了。途中導遊再三關照，到白水洋淌水嬉戲要注意安全，防滑防跌，防止手機滑入水中，沿途鱗次櫛比的攤販也在兜售着防滑的拖鞋、襪子、手機套子和要水用的水槍。好在景區都給我們發了防滑的襪子，意味著每個人都得下水去玩耍一番。但對於我們這個近老老人團的旅遊集體來說實有點難度，好些人在途中已經表示不準備下水，只作壁上觀而已。

在眾多遊伴情緒的影響下，尤其在妻子的勸說下，我也有了退避三舍的念頭，尋思這這把年紀了，下水後萬一真滑跌了一跤可不是鬧着玩兒的，輕則傷及皮肉，重則殃及筋骨，出門在外，安全第一；再者，已經過了處暑節氣，又在深山深處，是一汪濕漉漉的

水，必定涼氣侵骨，倘若染上了風寒甚而風濕病之類，也是得不償失啊，遂也準備打了退堂鼓。然而當那一汪洩洩白水呈現在眼前的時候，當看到水裡點點簇簇歡快的戲水者之後，我的心不由被擦撥了起來，尋思我們千里迢迢趕來旅遊，真到了如此壯觀的景點竟然逡巡不前，嘎然而止，豈不太虧了呀？左顧右盼，看到好幾位與我年齡相仿，或較我年輕者也一樣逡巡不前，似在期待著什麼，我下意識到，這時多數人都在找一個參照對象，只要有人揭竿而起，便會從者如雲。那麼參照對象是誰呢？我一眼睜見遊伴中唯一一位較我年長幾歲的矍然老者，在其妻子的攙扶下顛巍巍滴入了水中，這是我參照對象，我還有什麼呢？於是顧不得妻子的勸說，毅然捲起褲腿，脫去鞋襪，穿上了防滑襪子，與同行的傅君謹小慎微、手拉手一步一步淌向水灘。

初下水，果然一股涼意刺激皮膚、直蹶心頭，不由人打起了激靈，趕緊穩住元神，作深呼吸，徐徐向縱深處淌去，計有時，漸次適應了那水的溫度，但有新的問題來了，水下畢竟是石頭，雖然經過年深月久的蕩滌，依然嶙峋矍然，一任我與傅君年輕時節都有

過下鄉務農赤腳下田的經歷，畢竟長期鞋襪侍候、坐辦公室久了，養得個細皮嫩肉，怎經得起這石頭的磨礱？還有，這石頭忽高忽低的，水流便也忽高忽低，湧起了層層波紋，並發出了潺潺唧唧之聲，應了「不平則鳴」的意境，或許沒有身臨其境，我們會覺得好好聽，但真履了實地，那也是一種風險啊，湍急的水流把人弄得搖搖欲墜，加上石頭上還有苔蘚，且不見不遠處就有一輛清掃車在水灘來回「耕耘」，就在掃除石上的苔蘚呢，此時倘不小心在意，很有可能會跌個仰八大叉。果然，就在那一隅水深處，同行的王兄和小陳美女一個不慎，滑倒在水中，弄得個衣褲全濕，手機也暢飲了澗水，嗣後的行程是多麼窩囊，因為現在的手機包攬了眾多功能，一旦損毀，只能徒歎奈何。

淌玩了半晌，興盡了，乃慢慢登岸，一看，遊伴們幾乎都下水了，原先紛紛表示作壁上觀者也濕了身，大家興味正濃，說起下決心淌水的事，竟然眾口一詞說是受了我的影響，看到我這麼大年紀的一介書生也下了水，他們說什麼也得跟着浪漫一番呢，哈，我竟然成了眾人的榜樣！真是：白水洋洋大觀，老書生生生不息。

浮城誌

■ 星池

感染

長夜逝去，迎來破曉，晨光絢麗，空氣清新。他揉揉眼睛，拖着疲憊的身軀步行回家，頹然沒有心情欣賞美景。他途經商場的快餐店，縱然欠缺胃口，卻心血來潮想入內購買早餐。他稍稍掃視點餐櫃位，然後排隊，隨心點了東西，很快便拿往外賣離開。他的步伐比之前輕快，嘴角不自覺地微微掀起，皆因每次見到店內該名職員的笑容，總會被其感染，讓心坎垂頭喪氣的花朵回復生機。當下，精神略為不振的他確實需要一點安慰。

須臾，他已回到所住的大廈，站在升降機內，抬頭凝視顯示樓層的屏幕，數字愈跳愈大，他的眼皮則愈來愈重。他踏出升降機數步，在走廊遇上看似趕時間的鄰居迎面而來。他向右移一步，讓鄰居通過，偏偏鄰居也同時向同一方向移開；結果二人被迫停下，他再向左移一步，鄰居又恰巧向同一方向走，他又擋住了鄰居。他們不禁笑了起來。最後他停下腳步，令鄰居成功離去。

息了一會。他默默回想，與快餐店的職員並不相識，和剛才相遇的鄰居只屬點頭之交，可是有些人，在沒有任何特別原因之下，總會令自己心情轉好，獲得力量前行。他緩緩躺下來，安然在沙發睡著了。時間快速流逝，燦爛的陽光灑進客廳，弄醒了熟睡的他。他一瞥掛鐘，驚覺快到正午，於是起來收拾一些東西，隨即奪門而出。乘車途中，他終於有空閒時間凝望明淨的藍天，感到身心舒暢起來。他猛然醒覺，不該只顧沉溺於憂愁的情緒，忘卻欣賞身旁及世上美好的事物。平凡小事也會令人愉快，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此時，正值醫院的中午探病時段，僅有一小時，因此大堂人流不絕。他徐徐戴上口罩，耐心地排隊等候升降機，一會兒後，已上到需要前往的樓層。為免感染，醫院規定親友進入病房探望時須戴口罩，這時候的他，卻帶了一個樂觀的心情，望能像太陽給予別人溫暖及力量，準備去感染住院的親人。

來鴻

■ 俞慧軍

秋湖

沿着暨陽湖北岸，我攜夕陽悠然漫步於秋風中的湖岸邊，清涼涼的秋風毫無保留地給這片充滿憧憬的熱土送去最慷慨的饋贈。秋風吹動的林木樹影婆娑，影影綽綽中舒展着窈窕婀娜的身姿；秋風吹醉的鳥兒嘰嘰喳喳，像喝多了陳年的老酒不願離開春戀了數載的窩巢。而秋風卻有處變不驚的沉靜，恰如一位沉思默想的哲人顯得聰慧而睿智；秋風過處，便有田園的旖旎風光，便有歲月的金色暢想，便有人間的溫馨嚶語。而年復一年被秋風俘虜的那一個個令人迴腸蕩氣的故事，總要掀開那一段段被歲月封存的懾人心魄的歷史，而歷史積澱的故事卻在落葉飄零的秋風中穿越寂寞的時空隧道，穿過沉睡的大地、河流，跌跌撞撞投入人間的懷中，成為千古絕唱。

躑躅於暨陽湖畔，靜靜地聆聽秋風的淺唱，天籟便彷彿有一個飄飄渺渺的梵唄之音傳來：秋風中隱隱約約響着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吶喊，那是一個金戈鐵馬的秋夜，秋風在血腥之中發出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誕生的請柬。那個在「玄武門之變」後的大唐天子在楓紅葉落中登基了，威風八面，不可一世。而只識彎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終究倒在來自天國的肅殺的秋風中。在這一部部隨秋風而逝的歷史中，江山便無須佐證地「無可奈何花落去」，在「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歲月長河裡；又有誰在一遍遍解讀這一部部血與火凝成的歷史？每一個朝代的終結就像片片飄零的秋葉在慾望的紅塵裡淪落為過眼雲煙，僅僅留下了一個個驚魂落魄的感歎號。

記憶中的那個秋季，從軍來到淮河上游的華妙河畔，我們這些戰士正駕着「衝鋒舟」在華妙河道上訓練，初秋華妙河岸邊的礫石、沙灘在強光照射下，被曬得滾燙灼人；濕氣蒸騰的河道向駛來一個長長的船隊，只見河岸邊一溜兒擺開的兩排背負牽繩的船工，赤着腳，喊着號子逆着水流雄壯地向東方走過來。天空藍得發灰，沒有一絲雲彩，秋陽懸在空中，天地被罩在一片昏昏黃黃耀眼的寂靜中。粗厲、沙啞，蒼涼而悲壯的號子聲，便在空曠的河道裡響起。「吭呵！」每次船老大領號的尾音一落，便有亢奮的號子聲響起；伴隨着船槳擊打水面的響聲。單調而又沉重的號子一呼一應，一喊一和，撞擊着死沉沉的河道，一遍又一遍，沉悶而揪心得令人窒息。「風來——吭呵！」終於，有微弱的秋風從遠處吹來，輕如液體，慢慢地游過來，溢散在河岸邊、河道上；繼而有陣風掠過，且逐漸加強，終於強風撲來，一陣緊似一陣，船工們爆出一陣歡呼，即刻放下牽繩，升起船帆。破舊的篷布，被風鼓滿，船行如疾。此刻，船老大已嗓音嘶啞，

嘴唇亦微微張翕，獨自一人在船艙猛喝着烈酒。於是，便有夕陽從他的肩頭緩緩地滑落，且漸漸地沉於水，恍若溶進了陣陣。船隊，漸行漸遠；秋風，卻一陣緊似一陣，呼呼有聲，將船帆吹得如牛皮鼓。「吭呵，吭呵！」船工們一邊奮力地划着槳櫓，一邊繼續喊着號子，其聲震着。風卻吹嘯着，愈來愈強勁有力，並把號子聲、槳聲蕩起，拋起來，又重重地摔在浪花上，把它們砸得粉碎。視野裡的船隊、帆影慢慢成了一個個點，最終在秋風浩蕩的天穹下，點點白帆宛若一條長長的河流，漸漸地，我們誰也看不見誰了。

佇立於暨陽湖秋天夕陽西下的岸邊，驀然回首，我的神思隨秋風飄逸：秋風吹過湖面，湖水蕩起清激的漣漪；秋風吹過田野，沉甸甸的穗子泛起金色的波浪；秋風吹過村莊，裊裊的炊煙縈繞着喜悅的笑靨。沐浴在金色的秋風中，我虔誠地捧讀着印度近代著名作家泰戈爾的《舵手們》：「假如生命的延續不是以死亡為起點，假如世人的聰明不是苦苦冥思的結果……那麼，我們心中的夢想和希望——使舵手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黑暗中不顧死亡的威脅奔赴那沒有名字的海岸的希望，又是什麼呢？」

於是，我又想着秋風吹過的地方一定是人間憧憬的天堂。